

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

夏
录



在中国古文字学第五届年会发言中,一位专家谈到他论文中“之”字有关的金文形体说:象植物滋生之形。他的说法不但有金文形体为据,也和《说文解字》:“之,下基也,象草木出有址,故以之为足。”一致。古文字“之”和“止”原是一字。另有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上说,据甲骨文、金文“之”皆作脚趾形,提出异议。究竟谁是谁非?为什么产生这类分歧呢?引起了人们的思索。我在探索“弋”字的形义来源时,也曾遇到类似的困惑。王国维据两弓相比的形体释为弋是弓檠的秘的本字。唐兰认为王说是错的,指出殷代“图画文字”的弋,“都画两张弓,有的是很清楚的弛弓的样子,根本看不到弓秘、弓檠的形象。”看来“弋”的古文字确有两支弓并列表示并比、比较、比赛的一种形义来源,和另一种缚弓于弓檠,代表正弓器的“秘”的形义来源,以后合二为一,变成一个字,但它却代表两个不同的形义来源。

类似以上的例子,还在许多文字初始阶段存在过。这种一个字的形体,不止一个形义来源的现象,是客观存在的。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文字都不止一个形义来源,就目前接触到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来看,大多数的文字,还是只看出一种形体结构来源。例如“伐”,金文有从又持戈击杀跪着的人,有甲骨文从戌击奚,从戈击人、击夷、击羌,以及以一画加于人颈的简体,但都大同小异,以砍杀人表意。本文谈的不是汉字异体字的问题,尽管它和异体字的形成有关系。我们谈的是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所说的: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

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”给人的印象是圣人按“六书”的体例造字，形义来源是单一的，这种传统文字学的旧观念是不符实际的，也是有碍文字学研究和发展的。

首先，圣人造字(包括仓颉在内)的单一来源说，不符劳动人民群众造字的历史实际。《荀子·解蔽》早就说过：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一也。”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也说过：“在社会里，仓颉也不止一个，有的刀柄上刻一点图，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传，文字就多起来了，史官一收集，便可以敷衍记事了。”

其次，既是群众造字，巫史加以收集整理，历代规范化的结果，并没消除所有形义来源非一的字形。古文字流衍保留下来的资料，客观上证明了有些字，本来有一个以上的不同形义来源，如果只看成单一来源，用其中一个来源，去否定另外的来源，往往会陷入无谓的争论。

当然，关于汉字古今的异体字的研究和整理，都是重大和重要的科研课题，过去的字书作过一些整理，还很不全面，还有待文字、语言学者和新的字词典编纂工作者去作大量工作，本文仅仅从讨论具体古文字形义来源的角度，探索与《说文》传统观念不同的一种现象，作“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”，目的不在谈异体字的研究和整理。下面我们就剖析若干古文字的有关实例。

一、说 金

(一) 土中埋金表意：附图〈1〉金文“金”和篆文“金”。《说文》：“金，五色金也，黄为之长，久埋不生衣，百炼不轻，从革不违，西方之行。生于土，从土，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，今声。”金文初为土中埋金的象形表意字，至篆文发展为形声字。

甲骨文有没有“金”字呢？商墓已有黄金箔出土，青铜器不计其数，怎么会没有“金”字呢？这个谜长期不能揭晓，是由于我们受《说文》传统的“形义来源单一说”和“从土埋金”旧说的束缚，见了“从火炼金”的另一形义来源的“金”字，就“视而不识，查而不见”了。

(2) 火上熔炼金属，铸造器具表意：附图〈2〉金文另一形义来源的“金”字，下为“王”即熔炼金属的旺火，旁为金属餅块，餅状的金属原料，它是餅金的象形字，也是“冰”和“餅”的初文，以后分化为三个形声字——冰、餅、餅。上部三角形，为铸造锻冶的箭簇、矛头、犁尖之类的尖状器。如果说从土的“金”是从开矿、淘金的采掘的角度造的字，从火的“金”，就是从冶炼、铸造的锻工的角度造的字。有了“造字形义来源不限于一个”的观念，据金文有“从火炼金”的另一形义来源，我们才可能发现附图〈3〉从火从今的甲骨文“金”字。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探索“形义来源非一说”的现实意义。卜辞文例是：“壬子卜大贞：侑金……？”(后2·29·2)“……十金……？”(明藏773)

二、说 齐

(一) 农作物整齐象形表意：附图〈4〉金文“齐”，〈5〉篆文“齐”，《说文》：“齐，禾麦吐穗上平也，象形。”徐锴曰：“生而齐者莫若禾麦，二、地也，两傍在低处也。”甲骨文也有从木(代表植物)上表枝叶整齐的。

(二) 手工业铸造翻模铸件整齐表意：附图〈6〉《陈侯午罍》金文“齐”字，及其他反映铸造工艺的金文“齐”字，下部代表金餅或熔化的金属熔液，上部以三数代表众多的箭簇等铸

件，排列在铸模内，连结的三条线，是熔液流进模具的通道。金文的两肥笔的“𠄎”，线条化演变为两横画，《说文》理解为“二”，徐锴误解为“地”，都是孤立静止的臆测。

金文《戌角鼎》有“齐”，附图〈7〉下为火，中部为鬲属坩锅之类，盛有三块代表金属合金的熔剂，上从匕，为搅拌器或挹取器，反映青铜器制造工艺除铜以外，参加铅、锡等合剂，今作“剂”，古本作“齐”，因“剂”含有若干等分之一的含义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金有六齐：六分其金而锡居一，谓之钟鼎之齐；五分金而锡居一，谓之斧斤之齐；四分其金而锡居一，谓之戈戟之齐；参分其金而锡居一，谓之大刀之齐；五分其金而锡居二，谓之削杀矢之齐；金锡半，谓之鑑燧之齐。”《史记·孝武纪》：“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。”索隐：“齐音剂”为分剂之剂。可作“齐”通“剂”，齐为剂本字，与铸造工艺本有关系的旁证。

正如“金”字从土埋金一源占上风后，从火炼金的一源，鲜为人知；“齐”字亦以植物齐整一源为人所晓，而铸件整齐一源遂晦。

三、说 终

甲骨文“踵”“终”“冬”原为一字。冬，以一年四季“终了的一季”得名。“……曰若。在行垦，五百四旬七日丁亥，在冬月。”（乙15）是“冬”作时间季节名称的例证。前辈于省吾，徐中舒、唐兰、商承祚、陈梦家、孙海波等诸大师俱谓：甲骨文冬读终，殷人只知春秋二季，尚不知有四季，实为智者偶有未审耳。冬、终字的形义来源，历来有不同说法，其中或有臆说，也有可能本来不止一个形义来源，今试列举如下：

（一）絳丝器说：附图〈8〉篆文“终”之部件，《说文》以为“终”之古文。释终为“絳丝也，从系冬声。”马叙伦以为所谓古文本象絳丝器。

（二）牛棘说：附图〈9〉甲骨文、金文“冬”（终），《尔雅·释木》：“终，牛棘也。”郭沫若从之，以为牛棘、马棘一类枣树灌木。

（三）枯叶硕果形：叶玉森、董作宾等以甲骨文“冬”字“象枝垂叶落，或余一二枯叶硕果之形，望而知为冬象。”

（四）绳索或丝的终端打的两个结：林义光、约斋说，以为指示绳索或丝的终端部位。《小屯南地甲骨》26片：“弔（比）先系王步？”“系”字从爪持“冬”，他词“系”从爪持丝，知“冬”亦丝之终。

（五）人体踵的部位：“入”为“腿”的初文，即“大”省去上肢，在末端打上两点或两圈，指示“踵”的部位，人体以首、元为始，以脚跟为终，最终一季为冬。卜辞“亡麋踪？”（前4.32.7）“亡踪趾？”（南南2.83）“踪”书作“冬”，即由踵引申而来。甲骨文也作歧趾形（小南744）。

以上五说中，至少末两种是有甲骨文为旁证的，它的形义来源当在两个以上。

四、说 黑

（一）烟囱为烟熏黑：黑、墨古本一字，附图〈10〉篆文，园圈代表烟囱，囱、窗本一字，后加穴旁，作窗户字，囱专作烟突。炎从囱冒出，表示灶的烟囱被火烟所熏黑，留下烟墨。《说文》：“火所熏之色也，从炎上出𠄎，𠄎，古窗字。”这一种形义来源的“黑”字，金文也有残余迹象，无疑《说文》许说，是符合实际的。

（二）代表人头部、面部的黥墨：即“墨刑”的“墨”，附图〈11〉甲骨文、金文，从大，面

部有黑点，代表黥刑留下的痕迹或刺的字。《尚书·伊训》：“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”墨刑，即黥刑，是古代五种肉刑之一，在象形文字中有所表现，是很自然的。

五、说 寅

寅，《说文》：“𩚑也，正月阳气动，去黄泉欲上出，阴尚强，象宀不达，𩚑寅于下也。”段玉裁注以为𩚑是寅字之误，与蚯蚓（蚓）活动有关，从语言音义讲，寅、演、𩚑不无内在联系，但从字形考虑，看不出“𩚑”的迹象，许说实难理解。我们从甲骨文、金文提供的形体资料看，至少有以下两种形义来源：

（一）代表人体的臄：附图〈12〉甲骨文与金文，结构主体从大，代表人体，指示“夹脊肉”的部位，即“臄”的本字，疑《说文》误臄作臄若𩚑。古代重人性之祭，臄为人体肉祭之上品，产生恭敬之意，《秦公簠》夨字从肉不从夕。附图诸体中众手挟持人体献祭及置人体于皿上之形，都反映了用人体为祭品的形义来源。

《书·尧典》：“寅宾出日。”注：“寅，敬也。”卜辞已有祭出日、入日的文例，早上敬祀日出之时，引申为早晨的“寅”的含义。𩚑，从虫寅声，因崇拜大地，以蚯蚓为黄龙，怀有敬意，所以名𩚑。段注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

（二）引矢待发表意：附图〈13〉甲骨文、金文，以矢为结构主体，古代弓箭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和武器，人与人斗，人与兽搏斗中，往往以一矢能否命中要害，决定生死存亡，所以以引矢待发，抽矢加于弦上的形象，表示庄严敬畏的心情。

六、说 弓

（一）弓弩、弓弦的弓：附图〈14〉甲骨文。古文字“弓”，有的带弦，有的无弦，或张或弛，基本上可以看出是武器的形状。《说文》：“弓，以近穷远，象形。”这一来源自古以来没有异议。

（二）象人体鞠躬、躬身、躬背之形：附图〈15〉象人体躬曲弯腰之形，后加身旁代替本字。它在古文字结构中也有所保留。

穹，《说文》：“窮也，从穴弓声。”实际是会意兼形声的字，“弓”原为“躬”之初文，象人在穴室挺不起腰，抬不起头的潦倒样子。《诗·邶风》：“穹室熏鼠。”传：“穹，窮也。”借用为高、大意的“穹仓”以后，加“身”旁作“窮”以代本义。其实高、大意，也是从天空的“空荡无际”引申的。

《我鼎》：“咸承遣福”，“承”字如附图〈16〉，于省吾释“承”，从两手持弓身之人，两手承之，篆文“承”从手从尸从収，尸为人体蹲居形。篆文“射”误从身不从弓，也是“弓”原有“人弓身”的另一形体，容易相混造成的讹误。

七、说 肖

（一）动物因遗传产生的骨肉相似：《说文》：“肖，骨肉相似也，从肉小声。不似其先，故曰不肖也。”肖从肉，反映肉体、血缘的关系，远在氏族图腾崇拜时代，氏族成员“同姓即同德”，以肖似图腾为美为善，姜嫄的儿子后稷的颂歌《生民》说“厥初生民，时维姜嫄（本作

獬)。……诞弥厥月，先生如达，……”旧注，達，通牽，从羊大声，训小羊羔子。以后进入父系制家族，以父子相肖为美，不肖为丑恶，然后扩大到其他关系，如“不肖之主”、“不肖之心”、“不肖之行”、“夫妇之不肖”“父亲之不肖”，《孔子家语》：“冉雍生于不肖之父。”

(二) 月亮盈缩消长：金文“宵”字部件的“肖”，从月从小，小亦声。甲骨文也有从月从小的“肖”字。“肖”即“消”的本字，《扬子方言》：“趙、肖，小也。”从月从小的“肖”，以自然界园月变小作依据，产生一切事物消减变小的含义，以后被水减退的“消”所取代，“肖”(小)的含义被“肖似”的“肖”所兼代，本义就难明了。其实从肖的许多形声字的含义中，仍保留了从月，使物变小的义训。如：削，从刀，削物使小，削减；屑，碎末，小块；梢，弓末，细小处；梢，树梢，枝小者；瘠，使人消瘦之疾；眇，小视；稍，稍微；筲，斗筲，竹器之小者；绡，织物轻微者；艖，船尾，船的细小和轻翘部位；褙，衣衽，衣之小幅；蛸，小蜘蛛；魑，小鬼，传说“独足，似小儿。”幘，头巾，巾之小者；销，销熔变小；消，水减；诮，微言轻责；萑，草根，物之细小者；鞘，刀室，室之小者；捎，携带轻微小件，如捎信；鲛，小鱼；黠，黑痣，小点；瑣，同琐，玉屑；赵，《广韵》：少也。少、小也本是一字。

八、说 公

(一) 《说文》：“平分也。从八从厶，八，犹背也。韩非曰：‘背厶(私)为公’”。

(二) 平分肉块或物件：附图<17>甲骨文，从八(表示剖分)从𠂔(甲骨文肉字)。或从八从口，口代表所分之物，汉代陈平居乡里，宰分社肉公平，可为甲骨文“公”字形义来源的注脚。

(三) 瓮的象形初文：附图<18>金文“公”字，及从双手持瓮的“供”字，瓮即甕，原始公社储粮、储水、储物之大瓦器，多见于原始文化遗址，引申为“公有”“公共”“公平”的含义。抽象为公正、公私的“公”以后，另造形声的瓮、甕等字。

以上三说，韩非道德说教，较为晚起，金文尚未见从八从厶之形，厶为口之变形。而且古文字从八的字：分、豕(猎后分兽，训成)、半(半)、小(从八从丨，《说文》云：“见而分之”)等从八的字，八多用为剖分意，无一例从八的字，八用为背叛的含义的，实是“止戈为武”“人言为信”之类附会字形的道德说教。公，《玉篇》：“古文别。”也是剖分的含义。

九、说止(之)

(一) 人体的足趾：附图<15>甲骨文、金文“止”，是足趾的象形初文，在汉字结构中多代表人足和人的行动。它的方向不同，又派生出向下、向左、向右等不同的部首和部件，但它还是代表脚和行动。

(二) 代表植物的枝条和滋生：附图<20>甲骨文和金文，它和人体的足趾音义有内在联系，但形体所代表的内容，又有所区别，它是“兹”的初文，后为形声字“滋”所取代。《说文》：“兹，草木多益，从艸，兹省声。”通滋。关于“止”的上述两种不同形义来源，《说文》实际已经指出，不过将它们又捏合、搅混在一起了，释为“止，下基也，象草木出有址，故以止为足”。这是许慎受“文字形义来源单一”理论束缚的结果。

十、说 出

(一) 人足走出坎陷表意：附图<21>甲骨文、金文“出”字，表示人足走出窪地或陷坎。或从止从口，口亦代表穿坎，或其他出口。

古文字“去”也从大(代表人)从口(坎)或口，表示人离去陷坎、窪地。

(二) 植物枝叶苗长形：附图<22>甲骨文、金文，象植物苗芽、蘖生的形状，后来加草头作“苗”，是后起形声字。《说文》：“苗，草初生出地貌，从艸，出声。诗曰：彼苗者葭。”关于“出”字的植物方面的形义来源，也是《说文》释义所保留的，释为“进也，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也。”它不仅反映人足走出窪地、陷坎的另一形义来源，还可作为“止”与植物滋生有关的旁证。现代汉语中“进”和“出”是反义词，但是《说文》释“进”为“登也”，“登”与“出”意义相近，是可以通说的。

十一、说 香

(一) 禾、黍、麦等谷物的馨香：附图<23>甲骨文、金文，从口或甘，从黍或麦、秝，表示口吃谷类食物香甜可口，是从味觉、食欲，“吃得很香！”的角度来表达的，以后扩大到别的领域，如睡眠好说：“睡得真香！”但最主要的还是用作嗅觉的香气的“香”。《说文》：“香，芳也。从黍从甘。春秋传：‘黍稷馨香’”。

(二) 嗅觉的花香：《说文》释香，芳也，芳，释香草也。实际包含黍稷甘美的香和花香的香两种含义和两种不同的形义来源。附图<24>甲骨文，从甘从花，是“香”的异体，花一般说，不常作食物，从甘是在黍稷香的基础上，将黍稷之类的部件改换成花，专表花香。卜辞“子香”当为武丁的一位公主，古代男女皆可称子，如子目能生子娩男，也是一位公主。甲骨文从花的“香”，限于形义一源说，长期无人敢认。

十二、说 穴

(一) 土室、窟穴：《说文》：“穴，土室也。从宀八声。”按：穴字是否是从八得声的形声字，值得怀疑，但从竈(灶)、穿、窞、窖、窳、窵等许多字的“穴”作义符看，它的含义和“土室”有关，是无疑的。<25>篆文“穴”。

(二) 人体的窍穴：附图<26>甲骨文“突”，上部所从的“穴”部件，从入(腿)有两点(旧释八)，指示腿下的窍穴，或腿上的经络穴位，《说文》“窳”下云：“入脉刺穴谓之窳，”人体有七窍九穴的名称，从人体的孔穴，扩大到其他事物的孔穴。《说文·叙》所谓的：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”汲取人体素材造字是屡见不鲜的，如前释“冬”“终”形体来源之一为“踵”，以及本文尚待讨论的“腠”“漏”等字皆是。

“穴”的形义来源为人体孔穴的旁证是金文“鼻”字，附图<27>不从自界声，从穴界声，知穴代表鼻孔。此字旧未释，亦为“形义来源一源说”所束缚。

十三、说 畴

(一) 田畴：附图<28>篆文畴或省，按此本象田畴之耕屈形，田旁为后加之类符和义符。《说文》：“畴，耕治之田也，从田，象耕屈之形。或省。”

(二) 皮肤腠理的腠：附图<26>甲骨文、金文，从两肉之间有曲线纹，是腠理的形象表意字，腠为其后起形声字。古文字“寿”从老从腠之象形字，亦声。老寿之人，皮肤有皱摺表意。从人体的腠理、皱摺，扩大到田畴、波涛。

十四、说 漏

(一) 痔漏：漏本无水旁，《说文》：“屋穿，水下也。从雨在尸下，尸者，屋也。”按：尸为人体尸居之形，释尸为屋缘于对“屋”字的误解，实无据。从尸从雨，表示人体害痔漏，今作“漏”，肛门形成瘻管，粪便失禁，漏泄体外。从人体的“漏症”扩大到种种漏泄。

(二) 屋漏：人们居室，以屋漏造字，亦在情理之中，附图<31>甲骨文、金文之“漏”字，从雨水在宀下，表屋漏之意。古文字本有两种形义来源，《说文》释义解形，加以混杂一气。

十五、说 构

(一) 交积材：附图<36>，本无木旁，《说文》：“蔀，交积材也，象对交之形。”是构筑屋架、桥梁等的象形表意字。

(二) 两鱼相遇：附图<33>甲骨文，以两鱼邂逅相遇表意。《说文》：“遘，遇也。”卜辞中不遘风、雨，遘或省辵旁。

(三) 两筐相对：附图<34>甲骨文，从两筐相对，疑为两筐货物互相交易是“购”的初文。购买货物，后世以货币作通货，故加贝旁。原始商业，以货易货，物物交易，故以二筐相对表意。

十六、说 中

(一) 指示位置：由一竖和一个圆圈组合，指示一物插在圆圈中，或一竖中部打一圈，表示不上不下的中部。《说文》：“中，内也。从口丨，下上通也。”附图<35>。

(二) 旗帜表位：附图<36>甲骨文、金文“中”字，用旗帜标示中军、中央的所在。卜辞：“王作三自——右、中、左？”（粹597）“中，不雉众？左，不雉众？”（前5.6.1）

十七、说 工

(一) 矩尺：《说文》：“工，巧饰也，象人有规渠也，与巫同意。”附图<37>金文“矩”，象正面人形，手执矩尺形，省作“巨”，假借为“巨大”的“巨”，另外加矢旁作矩。

(二) 熔炼金属：附图<38>金文，从火上有—横画，代表烧红的金属。它是“红色”的“红”初文，也是冶工、铸工的“工”初文。《无惠鼎》：“官司红”即“司工”“司空”。

古文字结构中“工”又代表“玉”的省形，不代表“工”，甲骨文“巫”代表两玉交错，是巫师以玉为灵物作法(巫术)的表意字。

十八、说 男

(一) 从力从田：《说文》：“男，丈夫也。从田从力，言男用力于田也。”卜辞中“男”无一例用为男女的男，用为爵称男田的“男”。

(二) 从女从力：附图<39>甲骨文，卜辞用为生育娩男的“男”，从女(或母)生育掌力(犁)的小子会意。郭沫若释𠂔，读为嘉不确。卜辞“不妨(男)唯女。”“不妨(男)，女。”“娩妨(男)不吉于毫。”以及与“娩女”之语对比，即知此为性别男女的男的另一形义来源，以后被爵称的“男”所兼代，本字遂消亡。

十九、说 册

(一) 简册：《说文》：“册，符命也，诸侯进受于王也，象其札，一长一短，中有二编之形。”竖笔象简策，横画象“韋编”系绳，串联成册，便于翻检。《周书·多士》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传：“有册书典籍。”

(二) 木栅栏寨：册、栅、寨本是一字，册象立木为栅栏、村寨，是篱落一类防护物，金文偏旁中“册”字竖画上部作分枝形，显然是编列竹木桠枝为“栅”的象形字。“册”另一形义来源的旁证，也反映在金文“艦”字，附图<40>从舟，舟上有册(栅栏)、南(栏楼)悬旗的初文和军门的“和”从册的结构中。金文习见某某册，多可读某某寨，村寨为原始氏族居住的区域单位。同姓聚居一寨，故有类似姓氏的含义。

二十、说 凡

(一) 象风棚的形状：“凡”字甲骨文附图<41>象棚、篷、帆之初文，棚、篷、帆为其后起形声字。“同”为穴居的“洞”古字，象门口有风棚，“兴”象众手举棚形。“凡”卜辞亦假为风字。

(二) 象盘形。“受”古文字从又(或爪)持“凡”(盘)授予他人，另一又(手)承之，受、授初为一字。“般”从舟，实“凡”即“盘”之本字。舟亦船也，本是一形，以后分化。

(三) 象舟形：甲骨文“汎”字，从凡在河流水道中，“凡”即所汎之舟。

二十一、说 帝

(一) 象花蒂形：附图<42>甲骨文、金文“帝”字，宋人郑樵及近代古文字学家郭沫若等，皆释象花蒂之形。假为上帝之“帝”后，另加草头作“蒂”。

(二) 象根蒂形：附图<43>金文《帝乙觚》“帝乙”之“帝”象根蒂形。《老子》：“深根固蒂”一本作“柢”，“蒂”是植物的命根子，与大地母亲相联系，母系氏族的“帝”，原为“下帝”，是女性的宗祖神，《史记》谓“黄帝，女主像”是也，以后男性中心始改为男性部落联盟军事领袖的形象。详武汉大学报82年2期拙稿《中华民族的根——释帝字的形义来源》。

(三) 代表瓜蓇果蒂：附图<44>金文，吴大澂释“帝”，象瓜果蒂形。铭文“帝父癸”“帝

己”连文，是“帝”字的又一形义来源。以后以花蒂的“帝”概括诸形，合为一形，实兼有诸义。

二十二、说 吉

(一) 从士从口：《说文》：“吉，善也。从士口。”甲骨文、金文也都有从士从口的形体。古文字“牡”“壻”“壮”等字从士，士为男子的美称，士女在古汉语中往往代表男女青年。或谓“士”即“势”之初文，代表男性器官。“吉”从士从口，疑与男女结合的“结”音义有关，古人迷信，结婚选择“吉日良辰”，古礼有“择吉”之语，“吉夕”结婚之夜的专称。缔结良缘是新生活的开始，故铭文多有“初吉”和“吉日”之语，词义扩大为一切吉祥如意。附图<45>。

(二) 从圭从口：附图<46>“圭”本象堆土为圭臬、圭表，古代用以测日影，定方位、时辰，从圭从口或与通过圭表选择吉日行吉礼、婚礼有关。上部为圭的象形文字，堆土已发展为尖状上部的玉石圭。古代“货贝而宝龟”，圭之锐顶，或与龟蛇的头形，以及男性生殖崇拜有关。甲骨文又有从且从口的，郭沫若释且为男性器官，那末，这种结构只是从士从口的另一写法，属同一形义来源。

(三) 从王从口：甲骨文、金文都有从王在口上的“吉”字，“王”为火旺之“旺”初文，“口”形代表炉塘，以炉塘火旺，表示吉祥如意，人兴财旺。附图<47>

(四) 从叕从口：甲骨文有从叕(簋)从口的“吉”字，“簋”是食肉的烹饪器，用炉塘用簋烹煮肉食祭神享宾，表示吉日喜庆。附图<48>。

二十三、说 凶

(一) 象人陷于危亡困境之中，附图<46>甲骨文，象人堕入陷阱，或系于图圈、囚笼，表示危险和不幸，这是“凶”的初文。卜辞：“王观曰：‘吉，勿凶。’”(乙3148)多吉凶对称的文例，可以证明其音义。

(二) 象地穿交陷其中：古代发生地震，顷刻之间，土地开裂，山崩河塞，房屋倒塌，人们生命难保。《说文》：“凶，恶也。象地穿交陷其中也。”附图<50>

以上我们列举了二十多例，一个古文字从形体结构看，往往不止一个形义来源，这类例子还很多。如甲骨文“获”<51>，有从又持鸟的猎获的获；有从口食禾的农业收获的获。<52>有持作物的农事的事；有执旗帜勤王事的事。<53>有种植树艺的艺；有人工取火技艺的艺。<54>有从罍捕人的擒；有从罍捕鸟的擒。尽管有不少例证，但我们还不能以偏概全，得出古文字都不止一个形义来源的推论。我们只是说，把文字都当作是个别人(如仓颉)的创造，只容许一个造字的形义来源，是不符合劳动人民和群众造字的实际的，也束缚我们考释和认识许多有关的古文字。